



# 毛笔帖

王祥夫

民间的“六月六，晒衣裤”古已有之，《世说新语》里的那位没有鲜华美衣可晒而把大裤裆裤子拿出来晒一晒的主人公一时想不起他是谁了，足见鄙人读书是胡看，并不想牢记什么，其实也不必记，虽然有备忘录在那里，但备忘录也只是记一些怕给忘掉的事。比如答应给谁写一幅字，或某某几号请去吃酒。这种事一定要记清了才好，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被另一个朋友请去家里吃酒，我们糊里糊涂地就那么去了，已经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主人和匆匆赶去的我们相对而视一脸的迷惘，主人好像已经忘了答应我们去吃酒的事，及至后来是大家都笑起来，原来讲好吃酒的日子是第二天，而我们统统都记错了，头一天便赶了去。所以请吃或吃请这种事情是要上备忘录的，以免再出这种笑话。

鄙人的记性不好，所有的事都要记那么一记，比如南昌的朋友于前几

天忽然寄来了一支很好的毛笔，笔杆居然是翡翠做的，拿在手里便忽然想到清宫里的那间小屋子三希堂，昔年曾在那里看过皇帝用过的这种笔杆，这也不免也是要记一记的，以便后来答谢南昌的朋友。而且最近用来写小字的笔也没有了，还要记好再去买十几支写小字的毛笔。说到毛笔，凡是中国人，没有不认识毛笔的，但说到使用却未必人人都会去用它。前几年曾向湖州定制了一批毛笔，其中最数笔杆上刻了“生死刚正”四个字的笔好，终于你一支我一支地全都送给了朋友。这个笔的好处一是笔杆很长，正好站在那里写字而不必弯腰，其二是笔锋之长几乎是天下无二，而且笔之两头都是用白牛角。这样的好笔，即使不写字的人也会忍不住拿起来在纸上横平竖直一下。鄙人定制的这种笔还有一样好就是笔杆上“生死刚正”那四个字是手刻，而时下刻什么都已经用电

脑代劳了。说到写字的家具，一定是纸墨砚之四种，可以说是离开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写不成，只不过现在的变化是研墨被取消了，写对联什么的有一瓶墨汁就足够了，并不需要一个人在那里磨来磨去。但认真作画还是要研墨，早上起来把墨研好，研多少自己知道，最好是到了晚上统统用光。用不完的，如砚里还剩一点点余墨而又不够作一幅画的便用毛笔在砚里扫几扫，再把笔上的墨在笔洗里涮几涮，这笔洗里的水被主人这么涮来涮去，天长地久地涮下来便会日渐地臭起来，亦可算是宿墨的一种。

从古到今的文章法都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由毛笔说到买毛笔，其实也没什么好说，不过是去文具店转转去，鄙人居住的小城里也有许多家卖毛笔的，但笔杆上边的刻字都是电脑所为，这就让人不能喜欢。不久前去北京琉璃厂，转了一家又一家的文

具店和笔庄，居然也是没笔可买，而又不能空手回来，便买了一支老大的罗汉竹笔杆的大笔，罗汉竹节短而粗，拿在手里很舒服，笔是一般的笔，好在上边什么也没刻。这支笔现在已经开始用，而真正的想法是等这支笔用坏了，那笔杆可以做一个拂尘的柄，一直想做一个小很小的拂尘，六朝人那样没事拿在手里拂来拂去很好玩，而且是有蚊子赶蚊子没蚊子赶苍蝇也可以。不能说现在没有好毛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没有好笔杆，用电脑在上边刻几个字，这笔杆怎么都不能让人说好。



# 与草木相濡以沫

马亚伟

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我觉得人与草木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相融，彼此成全，相濡以沫。

人是需要草木滋养的。这种滋养，是心灵的滋养。我们的心灵，需要草木的清气来除去尘垢，需要草木的芬芳来濡染灵性。试想一下，如若生活中没有草木的陪伴，我们的日子过得会有多么苍白。当你融入草木中间，同草木一起感受阳光的温厚，感受雨露的滋润，会觉得身心都变得轻盈起来。

草木一旦有了人的陪伴，也会多几分优雅与灵性。我见过野生野长的草木，它们太过肆意张扬，必然要把生命的能量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过犹不及，疯长的草木很容易过早呈现衰败之态。而有了人的参与和陪伴，草木便学会了有所节制和收敛，它们的生命便有了细水长流的状态。草木与人相互陪伴，在漫长的光阴里彼此照亮，彼此取暖，真的有了相濡以沫的味道。

我喜欢花草，除了阳台上种满花草之外，我总会在书房的案头放一盆喜欢的花草。我的书桌上，一盆绿萝，或者一盆文竹，默默陪伴着我。有时候我从野外归来，还会带一株野生花草回来放在案头。我看书或者写作的时候，花草默默散发着清芬之气，仿佛可以把文字染得自然清新。累了的时候，我与花草两两相望。它们那么安静，总是与世无争的模样，活得那么简单纯粹。它们好像也在看着我，有的花草有明眸善睐的眼睛，有的花草有修长美丽的细眉，它们真的会眉目传情呢。有时花草的叶子扫过我的书页，在文字上留下草木清香，我瞬间觉得那些文字也成了绿色的，生机勃勃的。草木



鸣夏

孔祥秋摄

## 黄花吟

魏军

火山巍峨萱草旺，  
云州大地采摘忙。  
蜂拥蝶舞戏忘忧，  
碧野苍苔沐芬芳。

巧手翻飞金满筐，  
满载丰收心飞扬。  
村村院院金针靛，  
黄花乡里黄花香。

## 露珠

袁秀兰

你是开在草叶上的花朵  
晶莹剔透，仿佛小草的眼睛  
枯萎或繁荣，一视同仁  
所以，绿色的草，黄色的草  
都有你牵挂的身影  
远方的雾，近处的雾  
都在你的身边停留  
你是否就是它们心中的故乡  
风捎来无数的消息

夜的邮箱寄出薄薄的信笺  
翻来翻去，仔细阅读  
生怕滑落一丝不想丢失的过往  
你稚嫩的脚印  
太早地承担了黑暗  
不必担心，无数个黎明  
已将黑暗碾碎。你的  
每一粒文字  
都与阳光同行

## 拍花记

刘建

其实它们不是在等待我的镜头  
它们自在、明亮  
兀自守着小小的芬芳  
河畔的两朵蓝色小花  
掩映在绿叶中  
好像是蓝天掉下来的两小块  
初升的阳光  
给它们留下小小的阴影  
像没有抹掉的夜色的痕迹  
它们用摇曳的身姿  
描绘路过的微风  
用凸出的花蕊  
比喻来访的蜜蜂

用蓝色的花瓣  
形容起舞的蝴蝶  
它们接受过露珠的吻  
接纳过鸟儿的赞美  
甚至，隐藏着星星悄悄说出的秘密  
河畔绿草如茵，野花星布  
流水带着花香走向远方  
两朵蓝色小花，冒号一样  
说出朴素、热爱以及向往  
此时，无论变焦还是广角  
我都无法表现它们的善和美  
就像万物对大地的感恩  
无法描述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 惟有葵花向日倾

江初昕

在过去的农村，每家每户都要在房前屋后或是田间地头的角落里种上若干向日葵，到了秋天，就能收获葵花籽，待到年根腊月炒熟，成为大家抢手的年货。

向日葵长到一人多高，秆上的叶子也随之长大，大如蒲扇，随风摇曳。人在地里干活，微风轻拂，那硕大的叶子仿佛是在给干活的人遮阳打伞。向日葵顶部的圆盘对太阳忠贞不渝，从清晨到晚上始终围绕太阳转动，汲取阳光和能量。小小圆盘日益壮大，终于，圆盘的中间膨胀开裂，迸发出金黄色的花瓣来。金灿灿的花瓣镶嵌于圆盘周边，热情而奔放。

小时候想看向日葵的花盘，可惜向日葵长得太高，即便使劲踮起脚，也只能看到顶部圆圆花盘的背面。父亲见我很好奇，双手将我举过头顶，我才真切地看见了向日葵圆盘中间微微凸起，圆盘里有几个同心圆，最里面是一个绿色的小圆圈；整个圆

盘上面经纬交错，形成了很多规则的小格子，长满了细小的花蕊，丝丝缕缕的绒线探出脑袋来，仿佛顽皮的小孩；最绚丽的当属圆盘最外圈了，金灿灿的花瓣围绕在圆盘周边，绚烂而耀眼。

一棵向日葵开花，很快旁边的向日葵也相继开花了，几棵向日葵连成一片，清风拂来，形成了金黄色的浪涛，虽不是一望无际，但也蔚为壮观。顶上的花盘脸碰着脸，头挨着头，仿佛窃窃私语，又好似诉说衷肠。待到立秋之后，向日葵里面的葵花籽就进入了成熟的季节。成熟后的向日葵就像暮年的老人，花瓣儿独自萎靡，独自凋零。茎秆上的叶子底部已经萎蔫，蜷缩成一团，发出簌簌

的声响。

等待向日葵成熟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小孩子成天窥视高高的向日葵圆盘里的葵花籽，只可惜向日葵长得太高了，没法获取它的美味。向日葵“软硬不吃”，搬来梯子，无处可搭；强行扳下向日葵的圆盘，又怕折断，真是无计可施。终于盼到收获的时候了。母亲手持镰刀来到地里，将向日葵圆盘一个个砍下。只见圆盘里面饱满的葵花籽排列整齐，边缘原来绚丽的花瓣已经退化或鱼鳞般的薄片。用指尖捏出一颗葵花籽来，送入嘴里，细嫩鲜美，带着一丝丝清甜。在收获向日葵的季节里，村里的小孩人手拿着半块向日葵盘子，大家聚在一起，你尝尝我家的，我吃吃你家的，

吃得津津有味。

晒干后的向日葵圆盘用一根小木棍轻轻敲打，里边的葵花籽就纷纷掉下。全部打好以后，母亲捧起一部分放入簸箕里，颠动几下，那些空瘪的葵花籽便被颠了出去，余下的都是饱满的籽粒。太阳下晒几天，就可以装入密封的罐中储藏。等到年根腊月，放在细沙里炒熟，抓上一把，嗑起来口齿生香。

向日葵圆盘里面的葵花籽全部打出来以后，整个圆盘就仿佛蜂巢一般，里面空空如也，晒干以后就送到厨房里引火烧。葵花籽中间是空心的，烧火不顶炉灶，但也要物尽其用，晒干后或者建栅栏围墙，或者做火把照亮，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司马光在《客中初夏》中写道：“更无柳絮因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司马光的这两句诗，用柳絮与葵花对比，一则随风飘荡，一则忠诚恒定，轻贱与高尚，天地之别，泾渭分明。

提起许殿玺先生，年轻一代的学人或或许不甚了解，但在大同文化圈，尤其是古典诗词研究领域，许先生成果丰硕，可谓无人不知。

我和许先生都是云冈区口泉乡甘河村人，而许姓是甘河村的大姓，因此我和许先生是亲家，论辈分，我俩同辈，我叫我哥。不过，少年时我便离开了故乡，所以从未见过这位“本家哥”。

关于许殿玺先生的生平、著述及学术贡献，大同的不少志书和文史资料都有收录，均可查阅。几年前，我在《大同日报》分期发表过一篇长文《甘河畔走来的乡间大儒》，表达了我对许先生这位从未谋面的“本家哥”的敬意，而且，2015年我编辑《南郊区甘河村双义和许氏族谱》时，也特意收入了许先生的生平事迹，不必赘述。

许殿玺先生谦和儒雅、治学严谨，以“小车不倒只管推”为座右铭，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古典诗词的

教授、注解、整理、编撰工作中，是大同知名的古典诗词研究专家，更堪称云冈区古典诗词研究第一人。1988年夏，许先生去世，终年79岁，但他留下的著述成果，至今仍是许多学人常常参阅的案头资料。

2023年冬，我因来翻阅《大同市南郊区志》（中华书局，2001年4月）、《口泉简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1月）等志书及文史汇编，见书中均有对许殿玺先生生平和学术成果的收录，但关于许先生的著述，在内容介绍和出版时间上存在许多讹误，特重新查找资料，加以整理，并向许先生的次子许正老师求证核实，以期为同行提供较为准确的参考书单。

许殿玺先生最为人称道的，是他或独立或与人合作，完成了三部大同重要志书的校点和勘正，按时间先后为：

一、《大同府志》（明正德版），张钦纂修，合计18卷40目，约23万字。标

# 许殿玺先生著述考

许玮

点：马文忠、许殿玺，校审：许殿玺，1987年4月大同市印刷厂印刷，内部发行，印数1500册。

二、《云中郡志》（清顺治版），大同知府胡文燁主修，合计8辑14卷，约23万字。许殿玺、马文忠点校注释，1988年6月校点注释本作为内部资料性出版物获准印刷，简体竖排，印数2500册。

三、《大同县志》（清道光版），原书于道光十年（1830）由大同知县黎中辅主持纂修，合计20卷67篇，约63万字。许殿玺校注，1992年9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印数2500册。

这三部志书的校点和勘正，耗费了许殿玺先生大量精力，但他皓首穷经，

本着“一页之缺，奔驰千里，一字之疑，博访通人”的原则，和马文忠先生逐篇校点，“每有所获，便欣然忘忧。常朝夕摩研，期以欲速，但复不达”（许殿玺先生语），为大同文史研究提供了确凿的典籍参照，可谓功德无量。然而，他常说“挂一漏万，贻笑大方之家”，每每思及，心底油生敬意。

除了校点志书外，许殿玺先生还参加过大同市图书馆的古善本整理工作，并编著、选注、注释了几部诗文集，按时间先后为：

一、《五代诗选》，陈顺顺、许佃玺（当年许先生名字有时写为“佃”，而不是“殿”）选注，精选五代（907—960）时

期诗作250余篇，22万余字，繁体竖排，1988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印数10000册。

二、《大同诗选》，许殿玺、葛永年编注，所选作品从《汉书》起，下及《水经注》《魏书》等，涉及书目50余种。作品以诗为主，近90首，配以各类史料性较强的赋、楹联、碑记、地理志、名家游记等20余篇，按题材内容和年代远近，分门别类、按目编辑，并配以诗作者的生平介绍，总计12万字，1996年3月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印数2000册。

三、《咏陶诗百首》，姚斌整理、许殿玺选释，精选古今39位诗人的近百首咏陶诗，配以诗的注解和诗作者的简短介绍，部分曾在1993年第3期《大同地方志》上发表过。该书分9辑，约4万字，展现历代文人笔下的大同风貌，由大同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编，作为《大同历史文化丛书（第五辑）》中的一册，

2006年4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1000册。

除以上著述外，许殿玺先生还参与了《南郊区教育志》部分章节的撰写，并写有《叹云冈》《时庄打醮》《崔浩被杀析》《姜瓖反叛考略》《云中郡志》概貌》《阎尔梅等人的大同诗》《一首咏云冈的爱国诗》《大同科举制度述略》《略谈口泉一带的私塾》《南郊区寺庙记略》等诗词、论文30多篇（首），发表在省、市、区各类文史杂志和报刊上。

2024年春节前，许正老师托我查找许殿玺先生的档案，说档案内可能存有家父的自传手稿以及发表过的诗作。许殿玺先生生前在多个教育单位工作，去世已经20多年了，时光流转，加之行政区划调整、部分单位撤并，他们那一代人的档案多有缺失或散佚，我多方打问均未果，若许先生的档案能找到，里面真有的自传，一定很有研究的意义吧。